



Jing Dian Wen K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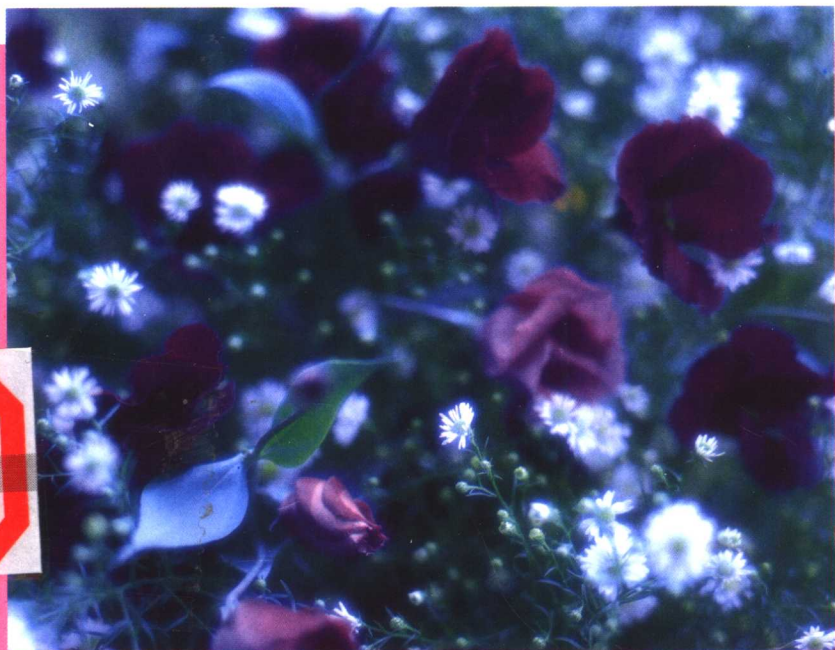


精典文库

林建法 选编

北方丽人

◇清新 ◇浪漫 ◇哲思 ◇感悟 ◇温馨 ◇励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精典文库

北方
丽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丽人/林建法选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 1
(精典文库)
ISBN 7-5313-2684-1

I. 北… II. 林…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北方丽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1.25 插页: 2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20 000 册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韩忠良	责任校对: 平 子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陈 楠

定价: 28.00 元

一个人的“选本”与“选学”

王 尧

江南的冬天似乎又迟到了，零零散散的树叶谨慎地落在地上，这几年大多是这样的情景。今年的特别在于，春夏之交的“非典”，不仅在时间上把冬天往后挤了，也在惶恐不安中把许多该做的事情挪到后面，积压到现在。尽管建法兄早就和我打过招呼，让我为他编的《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写篇序，我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在收到他的入选作品目录后一段时间，我仍然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建法兄已经习惯了我拖稿、他催稿，但这次他无疑有些不耐烦，因为这套书的责编陶然女士也在催他。我也习惯了不受别人催促的干扰，一样地读作品，一样地写自己要说的话。因为延误，我有些后悔答应这件事，但在读完那些中篇小说以后，我感到今年的冬天有所收获。

选本现象是我们透视新世纪文学生产的一个“点”。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相比，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在文学的生产过程中，面对市场的不仅是作家，还包括批评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选本、评奖等活动，影响着文学在当下的秩序，成为文学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不仅是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选择。所以，如果把选本现象误解为一种适应市场的炒作行为（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是在做这样的炒作），可能就会忽视选本的文学史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





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初状态。我一直觉得,当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选学”。在学术研究中,重视选本的差异、重视选家立场的异同、重视各式各样选本生成背后的种种因素,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建法这几年来主持或参与一些选本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有特别的理解和关注。据我所知,他参与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都是这几年各式各样文学选本中的优质版本。“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试图为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为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版本,这样的理念很能引起我和一些同行的共鸣。2001年我曾应邀选编了这个系列的《2001年中国最佳随笔》,深知做这类选本的不易:大量阅读,再筛选,再斟酌,一番折腾,最终定下若干篇来。所以在有了一次的经历以后就知难而退了,对类似的工作几乎都不敢接受。选本既是选作家作品,其实也是选家选自己,你选了什么样的作品,也就把你自己的底线亮出来了,你挑剔作家作品,读者也就通过你的选本来挑剔你。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一年间的作品,所以作品的数量相对少些,选什么作品没有太多的困扰;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当年的作品,缺少时间的汰洗,选什么作品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事情。选者的易与难,选本的优与劣,就在这两者之间。因此,对选本如何选、选什么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有了。

分歧还表现在对选本名称的看法上。不少选本都是以年度“最佳”来命名的,批评者以为,“最佳”这两个字是可以斟酌的。理由是:凭什么说这些作品是“最佳”,而另外一些作品就不是“最佳”?为什么两个“最佳”的选本所选作品重叠者甚少,也就是说对“最佳”作品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分歧?这些疑问事出有因,它还

包含了批评者对选本出版动机的怀疑。但细究起来,此类批评恰恰反映出我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常有的成见: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所谓“最佳”,严格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排行榜”,而一些文学史著作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只是若干“一个人”的“排行榜”的组合。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排斥一个选家选择“最佳”的权利,而另外一方面任何选家从来没有天赋的对最佳作品的“终审”权。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本时,应当思考的是:不同的选本其形成因素是什么?究竟哪一个选本更能反映出年度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换言之,我们需要同时考察选家及所选文本。

在这样的逻辑中,我并不排斥别的选本,但直言不讳地说,我一些朋友通常对建法兄的选本(我根据习惯,简称为“林本”)有更多的信赖。我甚至觉得,在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可能无法绕开“林本”。熟悉建法兄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喜欢阐释他的文学观念,但谁也不会怀疑他的理论素养。纵观他的各式各样的选本和他主编的刊物,可以发现,他是把理论化为一种学理精神、原则立场和人格力量。毫无疑问,建法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从来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称呼他给他什么样的头衔;我想,如果说建法也在意什么,那么他始终看重的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身份,甚至不是主编的身份。多少年来,建法正是以这样一个身份促进了近二十年来文学批评话语的成熟,并正在努力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林建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反过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哺育了林建法。他是和作家、批评家、学者保持最广泛联系的少数几位编辑之一,在创作和批评之间他常常成为一个纽带,始终置于文学生产的过程之中而且又始终介入文学批评的前沿,这是建法兄的一大优势,他因此获得了透视文学的多种角度和先机,获得了一些选家无法获得的“在场”感。这是林本的底色,而





这底色又是文学大千气象的凝聚。

我想特别要说到的是林本的“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建法这几年先后编选了多种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选本并主持出版了“新经典”长篇小说文库，出没于小说的各种门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热，建法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关注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他看来，既然长篇小说代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样式，那么长篇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是需要研究的。2001年上半年，在《收获》和《当代作家评论》召开的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建法感觉到，作家开始有了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是长篇小说往前走的动力。正是由于有了好的长篇小说，才使“茅盾文学奖”有了评奖的基础。没有好的作品，评奖的必要性就不存在；有了好的作品，而不能给它评奖，评奖的意义就不存在。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的。

在确立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同时，建法始终反对把短篇小说放大为中篇小说、把中篇小说放大为长篇小说的写作。我们在合作主持“小说家讲坛”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不肯偏废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意义。我在准备与作家的对话时，他也提醒我应当和作家探讨一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他认为，在比较快地把生活、思想转为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中篇小说无论是节奏、长度还是容量上都是合适的文体。比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更敞开些；比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更快捷些。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建法从今年开始还主编了《布老虎中篇小说》，直接组织起中篇小说的创作。证之20世纪80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建法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想法是非常中肯的。这些想法是他几年来编选中篇小说选本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少有遗珠之憾的动因。

以今年的选本为例，建法选什么不选什么可谓独具匠心（这

个词长久不用了)。我特别要推荐贾平凹的《艺术家韩起祥》，这是今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小说叙述朴素、从容和舒缓，在适度的篇幅中几乎写出了从延安到北京社会主义文化的起承转合。韩起祥从陕北说书艺人到“三弦战士”，其身份的转换不仅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变迁，而且也显示了延安解放区文化的变化。我们不能只注意到政治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对一个民间艺人的捉弄，而且要充分地看到，韩起祥在建国后位置的“错位”，深刻显示了共和国文化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性。蒋韵的《北方丽人》仍然承接了她往昔作品苍凉悲愤的基调，但在背景和精神上这篇小说要更加大气。在有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以后，蒋韵已经缓过神来，我想她应该获得一种自信。在有了《花腔》以后，李洱的《龙凤呈祥》一改往昔的笔法，它的本色与浑朴显示了李洱新的发展前景。这几年来，林建法对年轻一辈作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与热情，和一些人的导师心态不同，林建法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现和扶持上。今年的选本他又用相当的篇幅选了须一瓜、夏季风、艾伟等几位年轻作家的中篇小说。其中艾伟的《亲骨肉》不仅有老到的叙述，而且以新的视角和场景叙述了人在血缘关系和特定制度中的处境，小说不仅结构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在依靠和控制的互动中表现了人的一种处境，同时还残酷地呈现了母爱中的专制和血腥，还原了母爱本能中恶的一面。

我很赞同建法的观点，从大的范围来说，评奖、评论和编辑选本都是试图筛选和阐释文学新经典。建法比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更自信地认为，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有了堪称经典的作品。是的，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一个常识性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





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这是建法和我所持的相同看法,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想,包括《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在内的林本,是在为新“新经典”的产生做一些基础的、但却是重要的工作。

这个选本的编选,建法从年初就开始了。在“非典”困扰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作品上。其实,没有“非典”的时候,建法的时间也几乎全用在阅读上,阅读几乎成为他精神与审美生活的全部。我印象中有位外国学者说过,有大师的阅读,有职业的阅读,也有一般读者的阅读,按照这个分类我也不知道建法应该属于哪类。我经常 would 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最近读到一篇好作品,建议我也看看。我还没有给他回电话,他又来电问看过没有、究竟如何?我从不敢糊弄一个认真读作品的朋友,只能说看过、没看或者看了多少。如果我没看,他会用老师对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说:抓紧看!我现在也想学建法的口吻,对有兴趣阅读《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的读者说:抓紧看!

2003年12月于苏州大学

目 录

李 洱	龙凤呈祥	(1)
蒋 韵	北方丽人	(113)
夏季风	苏门答腊的犀牛	(148)
陈希我	我们的骨	(192)
陈家桥	人妖记	(231)
艾 伟	亲骨肉	(259)



龙凤呈祥

李 洱

种上了麦子，那地就像刚剃过的头，新鲜中透着一种别扭。孔繁花的腰也有点别扭。主要是酸，酸中又带着那么一点麻，就跟刚坐完月子似的。有什么办法呢，虽说她是一村之长，但家里的农活还是非她莫属。她的男人张殿军，是倒插门来到官庄村的，眼下在深圳郊外的一家鞋厂打工，是技工，手下管了十来号人。殿军自称在那里“搞事业”。种麦子怎么能和“搞事业”相比呢？所以农忙时节殿军从不回家。去年他没有算好日子，早回来了一天，到地里干了半晌，回家就说痔疮犯了。几天前，繁花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她本来想说，村级选举又要开始了，想让他回来帮帮忙，拉拉选票，再写一份竞选演讲词。上次竞选的演讲词就是殿军写的。上高中的时候，殿军的作文就写得好，天边的一片火烧云，经他一写就变成了天上宫阙。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就到了要用他的时候了。可是她还没有把话说出来，他就又提到了痔疮。他说厂里正赶一批货，要运往香港和台湾，不能马虎的，同志们都很忙，他也很忙，忙得痔疮都犯了，都流血了。“同志”两个字，人家说的是广东话，可说到了“台湾”，人家又变成普通话了。他说，他是在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再苦再累也心甘。还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孔繁花说：“我那一半就算了，全归你。”后来殿军又提到了布谷鸟，问天空中



是否有布谷鸟飞过，说梦中听到布谷鸟叫了。这个殿军，真是说梦话呢。布谷鸟是什么时候叫的？收麦子的时候。随后殿军又提到了“台独”分子，说他那里可以收看“海峡那边”的电视节目，一看到“台独”分子，他的肺都要气炸了。繁花说：“不就是吕秀莲那个老娘儿们吗，你一个大老爷儿们，堂堂的技工，还能让她给惹毛了？”殿军说：“行啊你，你也知道吕秀莲？不过，请你和全家人放心，搞台独绝没有好下场。”繁花说：“张殿军，你给我听着。你最好别回来，等我累死了，你再娶一个年轻的。”

当中隔了两天，殿军还是屁颠屁颠地赶回来了。他戴着墨镜，也就是官庄人说的蛤蟆镜，拎着箱子走进院门的时候，女儿豆豆正在院子里和几只兔子玩儿。豆豆今年五岁了，大半年没见到爸爸，都已经不认得他了。殿军蹲下来，在西装口袋里掏啊掏的，掏出来一只橡皮筋，一只蝴蝶结，然后用普通话说说：“女儿啊女儿，你比那花朵还娇艳，让爸爸亲亲。”豆豆哇的一声哭了，立即鼓出来一个透明的鼻泡。他赶紧从包里掏出一只望远镜，往豆豆的脖子上挂。他还掏出一张照片让女儿看，照片上的他骑在骆驼上面，家里也有这张照片的。“你看，这是你爸爸，你爸爸就是我。”他指着骆驼，让豆豆猜那是什么。豆豆怯生生的，说那是恐龙。这时候岳父掀开门帘出来了。岳父咳嗽了一声，说：“豆豆，别怕，他不是坏蛋，他是你爸爸。”殿军赶紧站了起来，把墨镜摘了，手伸得很长，要和岳父握手。老爷子走过来，一手摸着豆豆的头，一手去拎那只箱子，还摸了摸上面的轮子。“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让繁花去车站接你。”老爷子说。殿军问老爷子身体怎么样，老爷子突然提高嗓门，朝着房门喊了一声：“老太婆，殿军回来了，赶紧给殿军擀碗面条。”殿军问豆豆：“豆豆，你妈妈呢？”豆豆刚止住哭，水汪汪的眼睛还盯着他手中的墨镜。老爷子替豆豆回答了，说繁花去

县城开会了。

县城远在溴水。溴水本是河流名字，《水经注》里都提到过的，百年前还是烟波浩渺，现在只剩下了一段窄窄的臭水沟。县城建在溴水两岸，所以这个县就叫溴水县，人们也就称县城为溴水。官庄村离乡政府所在地王寨村十里，从王寨村到溴水城二十里。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繁花还没有回来，手机也关机了。殿军着急了，要到村口接她。正要出去，繁花回来了。繁花手中拎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她的妹妹繁荣给两位老人买的東西。繁荣在县城的报社工作，丈夫是县财政局的副局长，繁花就是妹夫派车送回来的。去年，村里有人顶风作浪，老人死了没有火葬，而是偷偷埋了。上头查了下来，撤掉了繁花村支书的职务。要不是这个妹夫从中周旋，繁花的村委主任也要撤掉了。这会儿，殿军赶紧站了起来，双手放在裆部，站在屋门口，脸上是那种讨好的笑。看到殿军，繁花一愣，但繁花没有搭理他。繁花扬了扬手中的包，对父亲说：“帽子，围巾，还有一条大中华。我妹夫孝敬您的。”然后她把东西塞给了殿军：“接住呀，想累死我呀。”殿军用双手捧住了，然后交给了岳父。老爷子拿出那条烟，撕开抽出了一包，又还给了殿军。繁花问殿军：“祖国统一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没听说？”殿军哈着腰说：“痔疮不流血了。”繁花又问：“听到布谷鸟叫了？”殿军抬头望了望天，又弯下了腰，说：“天上个月亮。”小夫妻的对话，像接头暗号，像土匪黑话，两位老人都听迷糊了。老爷子说：“哪有什么布谷鸟啊，早就死绝了。也没有月亮啊，殿军，你的眼睛没问题吧。”

上门女婿不好当啊。只要两位老人在家，殿军永远放不开。这天上床以后殿军才放开，才有了点当家做主的意思。他上来就把繁花扒了精光。繁花反倒有点放不开了，眼都不敢看他。当他急猴猴地骑到繁花身上的时候，繁花用胳膊肘顶着他，非





要让他戴上“那个”。瞧瞧，繁花连避孕套都说出口了。可是“那个”放在什么地方，殿军早就忘了。他让她找，她不愿找，说这是老爷们儿的事。他说：“你不是上环了吗？哦，你不是怕我在外面染上脏病吧？我可是有妻有女的人。我干净得很，不信你看。”繁花斜眼看了，脸埋进了他的肩窝。不早不晚，两个人刚钻进被窝，就有人敲门了，把院门的锁环拍得哗啦啦响，还在外面喊：“我，是我，是我啊。”殿军问那人是谁。繁花说：“还能是谁，庆书，孟庆书。”孟庆书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时入了党，现在是村里的治保委员，兼抓计划生育。以前殿军最喜欢和庆书开玩笑，称他为妇联主任，还故意把字句断开，说他是“专搞妇女，工作的”。庆书呢，不但不恼，还说自己最崇拜的人就是赵本山，因为赵本山演过男妇联主任，知道这一行的甘苦。这会儿，殿军正有点闷闷不乐，一听说来的是庆书，咧开嘴就笑了，说：“今天我就不见他了，改天我请这个妇联主任喝酒。”繁花边穿衣服边说：“庆书现在积极得很。快选举了嘛，人家已经有要求了，要求新班子成立以后，再给他多压些担子。”殿军说：“压担子？这词用得好。”繁花以为庆书又是来要求“压担子”的，就对着窗户喊道：“是地震了，还是天塌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庆书还是喊：“我，是我，是我呀。”繁花只好穿起了衣服。她还像哄孩子似的，拍了拍殿军的屁股，说：“别急，打发走了这催命鬼，我让你疯个够。”

黑灯瞎火的，繁花看见除了庆书，还有一个女的。领他们进了做厨房用的东厢房，繁花才看清那是裴贞，民办教师李尚义的老婆。裴贞和庆书的第二个老婆裴红梅是一个村的，还是本家。裴贞以前也是个民办教师，有点知识女性的意思，天一暖和就穿上了裙子，天一冷就穿上了高领毛衣。这会儿她手里就打着毛衣，不时地还穿上两针。繁花以为庆书和红梅打架了，平时充当“大姨子”的裴贞看不过去，把庆书押来说理的，就

问红梅为什么没有来。庆书说红梅是条瞌睡虫，早就睡了。繁花又看了看庆书，庆书脸上没有血道子，不像是打过架的样子。繁花拎起暖水瓶，问他们喝不喝水。他们说不喝，繁花就把暖水瓶放下了，动作很快，好像稍慢一步，他们就会改变主意似的。“那是怎么回事？裴贞，是尚义欺负你了？不像啊，尚义老师文质彬彬的，放个屁都不出声的。”裴贞说：“他敢，有你给我撑腰，他敢。”繁花说：“是啊，还有庆书呢。庆书文武双全，收拾一个教书先生可是不在话下。”庆书说：“尚义对裴贞好着呢。”裴贞用鼻孔笑了，说：“再好也没有殿军对繁花好啊。我可看见过，繁花怀豆豆的时候，殿军每天给繁花削苹果。”庆书说：“你也有福气啊，我可看见尚义给你嗑瓜子了。文化人心细，细得跟针尖麦芒似的。”这两个人深更半夜来了，当然不是为了苹果皮和瓜子皮。繁花就问庆书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庆书说：“先说个小事，令佩从号子里放出来了，剃了个光头。”令佩是村里最有名的贼，小时候就在溴水后街拜师学艺，学的是掏包儿。他师傅把猪油加热，往里面丢一个乒乓球，让他捏，什么时候捏出来就算出师了。那是童子功啊。他确实很有出息，那楼房就是他掏包儿掏起来的。半年前派出所庆书的协助下把他弄住了。庆书经常吹的“捉贼捉赃”，指的就是这个。其实，他们是从被窝里把人家揪住的，那时候人家并没有“上班”。这会儿，繁花对庆书说：“改天咱们去看看他，给他送套锅碗瓢勺。组织上关怀关怀，还是应该的。”庆书说：“狗改不了吃屎，他还能缺了吃的，缺了穿的。”繁花说：“先不说这个。还有什么事？你们不会是为令佩来的吧？”庆书挠着头，说：“有点情况说大也大，说小也小。你先听听裴贞怎么说吧。”裴贞让庆书说。庆书急了：“路上不是说好了嘛，事情由你说，我来补充。支书需要掌握第一手材料嘛。”繁花先纠正了他，叫他别喊支书，然后对裴贞说：“说吧，这里又没有外人。”裴贞



终于开口了，可她的话绕来绕去的，一点不像是教师出身的。裴贞从她家的猪说到了她家的肥料，又从肥料说到了厕所，再从厕所说到了擦屁股纸。说到擦屁股纸的时候，裴贞还很文雅地捂起了鼻子。这时候庆书已经抽完了第二根烟。他终于忍不住要亲自上阵了。庆书说：“支书，简单地说，就是李铁锁和裴贞两家共享了一个茅坑。为什么呢，因为李铁锁家的茅坑塌了，没钱修。然后，问题就出来了。”

一说到具体“问题”，庆书的声音就压低了，很神秘。官庄村西边靠水，北边靠着丘陵，村里的副业主要是养殖：养牲口，养羊，养鸭。动物们的叫声把庆书的声音都压住了。很远的地方，传来了马打喷嚏的声音。孔繁花知道那是村东头李新桥一家喂的马，快生骡子了，有一种要生杂种的兴奋。想到了杂种，繁花心头一闪，莫非裴贞蹲坑的时候，让铁锁给撞见了？还有什么动作？或许是李铁锁的老婆雪娥蹲坑的时候，叫李尚义给撞见了？这种鸟事确实不太好说。繁花就问：“后来呢？”庆书这会儿干脆变成了假嗓，捏得细细的，一点不像个行伍出身的，都快成娘儿们了。庆书说：“后来，裴贞就发现了猫腻，这猫腻就出在裤衩上。隔三差五的，女人的裤衩就会像那火烧云。可起码有两个月了，铁锁老婆姚雪娥的裤衩都没有火烧云了。”繁花说：“你说的是月经带吧？”庆书说：“对，就是那个。两个月没用了。”繁花身子往前一仰长喘了一口气，然后又往前一探倒抽了一口气：“你的意思是？”庆书又点了一根烟，慢慢吸了，说：“娘儿们的事，我不是很懂。大概就是那意思吧。”繁花又问：“你是说？”庆书说：“支书，我说的只是现象。本质呢，还得你亲自去找。其实，这些本该裴贞来说的。大老爷儿们一说，好像有点低级趣味，而我们共产党人最反对的就是低级趣味。你说呢，裴贞？”裴贞好像没听见似的，拎着毛衣，对繁花说：“繁花，你看这袖口该不该多打一针。”

“你看着办吧。”繁花说。她都顾不上和裴贞客套了。什么本质不本质的，他们的话外之音就是“本质”。繁花想，他们无非是要告诉我，雪娥肚子大了。裴贞遮遮掩掩还可以理解，庆书你是干部，管的就是这个，不该吞吞吐吐嘛。繁花就对庆书说：“今天的会议你不是想知道吗？没错，是布置村级选举的会。可管计划生育的张县长也发言了，还是长篇发言。你是管这一块的，我本想明天告诉你的，现在就给你说了吧。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张县长可是强调了，基层工作要落到实处。计划外怀孕的要坚决拿掉。只要出现一个，原来的村委主任就不再列入选举名单了。出现两个，班子成员都得滚蛋，滚得远远的，谁也别想成为候选人。”庆书倒吸了一口气：“我操，来狠的了。”繁花说：“还有更狠的呢，以后再给你说。”庆书感叹了一声：“官越大越好当，刀往别人脖子上一架，只管吩咐任务就行了。”繁花说：“所以我要提醒你，我们的脖子上都架着刀子呢。我可不是吓唬你，我的担子重，你的担子也不轻。雪娥可是生过两胎了。”庆书说：“我就猜到上头又要抓计划生育了。所以，一听说这事，就赶来向你汇报。”裴贞说：“我可什么也没说。红梅月经不正常，问到了我，我这当姐的能不管吗？我笨嘴笨舌的，说了一句雪娥的月经也不正常，庆书就留意了。不过，我可把话撂到这儿了，我可什么也不知道。支书，你看这袖口是收一针好呢，还是放一针好？”

繁花明白了，裴贞是等着看戏的。几个月前，裴贞也怀了孩子。她已经生了两个男孩了，一定要生个丫头，还说生了丫头花色就齐了。不就是罚款吗？她娘家有的是钱。繁花就找到裴贞和尚义，又是讲国情又是讲政策。裴贞说，不就是人口多底子薄吗？尽管放心，我们不会拖国家后腿的。小家伙们长大了，都要送去美国的。为国家多赚一点外汇违法吗？不违法嘛。繁花就说，美国是那么好送的吗？送一个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